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7n0817

佛說大淨法門經

西晉 竺法護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817 [No. 818]
佛說大淨法門經

西晉月支三藏竺法護譯
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遊王舍城靈鷲山，與大比丘眾俱，比丘五百，菩薩八千，一切大聖悉得總持，辯才無量。其所建立分別聖慧，解三脫門，於三世慧無所罣礙，得三昧定不可轉移，十力、無畏一切具足。
爾時，王舍大城有逸女人，名曰上金光首，端正殊妙見莫不悅，色像清淨威耀如華，往古所修德本之報，形體自然紫磨金色。所可遊居、臥寐、住立、坐起、經行，其地變現亦如身像，設著綵帛其服自然轉為金色，無央數人莫不敬重。見此女者視之無厭，言辭不麁柔和美麗，顏貌光澤無有憔悴。其於王舍大城之中，國王、太子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諸子，興貪愛心、志欲得見，隨其所遊園觀、河側、里巷、樹間，便就從之，男女大小無央數人，悉追其後欲觀察之。
爾時，上金光首在於異日，與畏間長者子俱，市買好物而相貢上，供辦美食至遊觀園，駕駟馬車幢蓋珍寶、明月之珠、紫金校飾，布好座具齎持雜香、思夷之華，從諸妓人至遊觀園而相娛樂，音聲唱和鼓樂前導，供養之具載從其後，不可計人逐而觀之。
文殊師利者(晉名溥首童真)，於時從燕室出，常發大哀愍傷群生：「何所人者可以勸化令發大乘，以三品法興隆道慧——神足變化、說法變化、教授變化——導利入律？」時，文殊師利見上金光首與畏間長者子俱侶，共載乘行詣遊觀園，知女往昔本行根源宿世有德。「吾應化之，當為說法，必令解達。」
文殊師利尋時變身化為少年，端正絕妙顏貌踰天，見者喜悅莫不欣戴，姿容威曜蔽日月光，被服像類現於人間。其所被服照四十里，自現其身如有所好。文殊師利被服嚴訖，觀察逸女所遊之路，尋在彼路而於前立。適在前立，其長者子所乘，及上金光首車馬、被服，尋則覆蔽遏不復現、光曜滅盡，猶如聚墨在明珠邊。
上金光首遊逸之女，時見文殊師利顏貌英妙猶如天子，身體之明煒煒難及，肌色悅澤被服有異，光曜灼灼從其身出。適見此已，則自察己，不以為奇，貪其被服，心自念言：「今欲捨此長者之子下車棄去，當與斯人共相娛樂。又願吾身得是衣服、形貌、光像。」適念此已，文殊師利建立威神，令息意天王化作男子，謂彼女曰：「且止，且止！用為發是遊逸之心？所以者何？如斯人者不志色欲。」

女曰：「何故？」
息意天王報言：「是者名為文殊師利菩薩也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何因作字正謂菩薩？為是天子乎？為龍、鬼神、犍沓和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、釋、梵、四天王耶？」
息意報曰：「女欲知之，非天、龍、神，亦非釋、梵。斯者名曰為菩薩矣。又，能充足一切人願，見眾生心有所求索，不逆人意，故謂菩薩也。」
女心念言：「如今所聞，必當施我妙好之服。」即下車往白言：「仁者！願以此衣而見惠施。」
文殊師利答曰：「大姊！若能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吾身爾乃以衣相惠。」
女言：「唯然。何謂為道？」
答曰：「欲知，汝則為道。」
女言：「云何？文殊師利！設不廣演分別誼者，吾不解也。何謂我身則為道者？」
爾時，上金光首即說頌曰：

「軟首願以，　衣服相施，　乃知仁者，
志弘佛道。　如天不雨，　久遠之旱，
若貪惜者，　非真菩薩。」

爾時，文殊師利以偈頌曰：

「假使女能，　發道意者，　吾乃當以，
衣相惠施。　若有堅心，　住於道意，
天上世間，　悉為作禮。」

上金光首以偈重問：

「所謂道者，　為何句誼？　孰為說者，
誰得道者？　志趣經業，　當何所習？
得成佛道，　開化未悟？」

文殊師利答曰：「大姊！欲知有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名釋迦文，今現在說法，演身平等，等奉行道。於姊心中所念云何？豈不從己而生陰種諸入事乎？」
女聞此言，蒙宿德本所積善行，逮法光明，尋即啟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誠如所云。因吾我身致陰種諸入耳。」

「姊意云何？色有所念，有所知乎？」
女答：「不也。」
文殊師利報曰：「姊亦當知，道無所念，無所分別。以是之故，色則平等，道亦平等。吾故說此——汝則為道。姊意云何？痛、想、行、識，為有所念，有所別乎？」
女答：「不也。」
文殊師利報曰：「道亦無念，亦無所分別；痛、想、行、識則亦平等，道亦平等，故說此言——汝則為道。姊意云何？豈可見色處內、若外及中間耶？豈青、赤、黃、白、黑、紫、紅，為在某處，某方面乎？」
女答：「不也。」
文殊師利報曰：「道亦無見，無內、無外亦無中間；紫、紅之貌，亦無某處、方面之土。色已平等，道則平等，故說此言——汝則為道。姊意云何？痛、想、行、識，豈可見處內、外、中間、五色之貌某方面乎？」
女答：「不也。」
文殊師利報曰：「道亦如是。不處內、外、中間、五色，無彼、無此，亦無方面也。痛、想、行、識則亦平等，道亦平等，故說此言——汝則為道。五陰若幻、虛偽、顛倒，因從斯生；道亦如幻，假音聲耳。幻為平等，五陰平等；幻已平等，道亦平等，故說此言——汝則為道。五陰如夢，無有本末，道亦如夢，本無處所。夢以平等，道亦平等，故說此言——汝則為道。計於五陰，猶如野馬，迷惑之業從虛偽興，道如野馬自然之數，亦無有造，亦無報應，是故野馬、五陰平等。野馬已等，道亦平等，故說此言——汝則為道。五陰鏡像，像無所有，道如鏡像亦無所有；以是鏡像、五陰平等。鏡像平等，道亦平等，故說此言——汝則為道。五陰假名而為行耳，道亦假名而為道耳。五陰平等，道亦平等，故說此言——汝則是道。」
文殊師利謂言：「更聽！五陰無造，道亦無造；陰無自然，道無自然；陰無所有，道無所生；五陰無常，道曉無常；五陰無安，道解苦義；五陰空無，道曉了空；五陰無我，了無我義則為道矣。諸陰寂然，了澹泊者，則為道也。諸陰無受，無所受義則為道矣。諸陰無住亦無所著，無住、無著則為道矣。諸陰無來亦無有往，無來、無往則為道矣。有五陰者計於聖法，為假音聲言曰賢聖，而於道法言為友矣，其所言辭而無言辭。五陰悉無，本皆清淨，如來如是悉了本淨，得成正覺，故名曰道。是故五陰本淨，道亦本淨；道以清淨，諸法本淨。如今大姊諸陰本淨，諸佛世尊道亦本淨，一切本淨亦復自然，眾生五陰本淨亦然，故說此言——汝則為道。已了五

陰，則便解道為諸佛道。又諸佛者，不離五陰乃成佛道。道不離陰，覺了五陰乃號為佛。

「是故大姊！當作此觀：一切眾生皆處在道，道亦處在一切眾生，道無緣辭。故說此言——汝則為道。彼從吾我而生四種。何謂四種？地、水、火、風也。其地種者，無我、無人、無壽、無命。等於地種，道則平等，本無所受，故謂平等。水種亦等，道亦究竟，本末自然。火種平等，道為究竟，本末無瑕。風種平等，道之本末而無所見。大姊欲知，如地種者，則以此種，如來成道。水、火、風種，如來種者亦復如是，以此得道。曉了地種，水、火、風種，則成為佛，故說此誼——汝則為道。地、水、火、風諸種無想，於此四大能無思想，故曰為道，以是之故說汝是道。

「彼因吾我，便則有眼，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其眼則空，了眼自然分別空者，則為道矣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意則為空，解自然空則為道矣。眼以空者不知求色，色自然空則為道矣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意以空者則不識求，諸法無著，法自然空則為道矣。眼不受色，道亦如是。眼無有色，六情亦爾，悉無所受。又計道者則無心法。如是大姊！其眼識界，彼於色界則無所住；眼識、色界，道無所住。耳之識界、鼻之識界、口之識界、身之識界、意之識界，不住法界，道亦不住。心法、識界，道無所受。猶是之故，道與眼識界無有二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識界，道與意識無有二界，故說此言——汝則為道。

「復次，大姊！分別了眼則為道矣。眼本空淨，若能解了自然空者，則為道矣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本自然空，覺了分別本淨自然空者，則為道矣。眼自然空，則無所染亦無結恨，不見侵欺，除婬、怒、癡，則為道矣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意則自然，其自然者則無所染亦無結恨，不見侵欺，除婬、怒、癡，則為道矣。眼則無主則無吾我，亦無所受；道亦無主則無吾我，亦無所受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則無有主亦無吾我，亦無所受；道亦無主則無吾我，亦無所受。又計眼者，無男子法、無女人法。已解了道，無男、女法，無男、無女則為道矣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無男法亦無女法；道亦如是無男、無女。如來覺了眼色無本，了無本者則為道矣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如來覺了意則無本，覺了如是則為道矣。故說此言——汝則為道。

「復次，大姊！其已身者則無吾我，無我、無人、無壽、無命、無形、無意、無作、無受、無見、無聞、無取、無放、無得、無知；道亦無我、無人、無壽、無命、無男、無女、無身、無造亦無所見，亦復無有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之識，制一切法乃為道耳。今

姊身者，愚朴無智，身為現在，猶如草木、牆壁瓦石，其內地種及外地種；如來則以聖達之慧，了是地種，逮致正覺。故說此言——汝則為道。

「復次，大姊！其心意識諸思想念，心使意者而有此法。無去、無來，身無所至，教無所到，亦無津流，亦無筋脈，亦無骨節、髮毛，亦不住腦亦不住髓，亦不住內亦不住外、亦不住中亦無內外；眼亦不住，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復不住，亦無所住，亦非不住，亦不建立、亦不離立，亦無處所，亦無土地，亦無方面；無色、無見，無授、無受，無使、無教，無餘、無著，清淨鮮潔則為顯耀。其心意識亦無欲著亦無淨者，無有塵倚，本際清淨。以是之故，亦無欲著、無有淨者，則為顯耀便無有身。以是之故，亦無欲著、無有淨者。如是大姊，陰種諸入，自然為道，道亦自然，曉了分別陰種諸入。設於己身能除陰種諸入事者，則為道矣。所以者何？道無憂慼，無所危害，心了此者即便是道；覺了諸法一切平等，則為道矣。」

文殊師利於遊觀園說此語時，虛空中五百天子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；男女大小隨逐上金光首者，於彼眾中有二百人發大道意，六十天與人遠塵離垢諸法眼淨。

爾時，上金光首歡喜悅豫五體投地，稽首文殊師利足下，歸命佛法及與聖眾，淨修梵行奉持五戒，其心質直乃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口宣斯言：「從仁之教。文殊師利愍傷一切眾生之類，不斷佛教。其有人發大道意者，亦當如是。道所建立興設法施，開化黎庶，又說經法，當為洗除惡穢罪業使得清淨，一切諸法乃能寂然而悉澹泊。隨順思惟本悉無異，自依貪身為顛倒事，不了平等而習婬色，欲從身出，眾生因欲便有塵勞。

「文殊師利！猶如今者，諸法、非法一切本淨，迷惑致令從因緣會而有貪欲。我則能成，合集諸法，立於無上正真之道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塵欲從其思想因虛偽起，已能曉了知虛偽者，則能蠲除虛偽之事。又聞文殊師利說誼，分別所趣塵欲之事，猶如雲霧自然無實。欲如燄電，即尋消化。欲者如風，察於本末而無所倚。欲如虛空，度一切界。欲如水泡，不得久立。欲如鬼變於其中間不正之念。欲如熱病，恍惚妄語。欲而無實，從緣想興。欲如繫縛，計吾我故。欲無有形，計著身故。欲如客來，不從本起。欲衒因想，隨眾念故。欲如曉觀，從若干種而發生故。欲無所生，從貪羨起。欲無所知，從彼我生。欲之所生，為因諸陰。欲界如鍛，因意境興。欲如諸陰，用諸入故。欲如若影，假名色耳。欲不覺了，違正念故。

「又復，文殊師利！計於欲者，若能覺了疲懈之句，則能知道。所以者何？道無動轉，眾生塵勞。欲如破壞，分別道故。欲者為心，

心覺了故。欲如琴瑟，曉了之故。所以者何？有道之誼，不壞欲塵，以能不壞，便順道也。若覩欲者，則為道矣。所以者何？欲入諸界，靡所不至。假使佛乘無所有者而無有形，塵勞之欲亦復如是無有形像。欲於諸有而無所有、住無所住，這發起已，尋則便滅。心則自然，塵勞亦然。所以者何？心不可察。誰言能令心結染癡？假使彼心不可覩者，塵欲如是亦不可見，無積聚處、無有方面也。菩薩大士若能曉了塵勞之法，為貪欲人開化說法不以為厭，若教愚恚及等分人，誘導說法不以懈倦。

「設使，文殊師利！如我身欲，諸貪欲者亦復如是。如我瞋恚及與愚癡，一切瞋恚、愚癡之事亦復如是；如我塵勞，眾生塵勞亦復如是。譬如大火悉燒草木，賢聖慧火燒除塵勞。譬如日光照明眾冥、不與冥合；聖慧如是，蠲除塵勞不與俱合。譬如風行，不著一切山與樹木；行智菩薩亦復如是，不著一切塵勞之欲。譬如劫盡燒諸有形、不燒虛空；行慧菩薩亦復如是，燒諸愛欲，不與一切塵勞俱合。譬如淨水不與穢合；菩薩如是不與塵俱。譬如虛空受持於地；智慧如是不與欲雜。譬如大風壞鐵圍山；菩薩如是，以智慧事吹散諸欲。譬如有象名究焰氣，乳與水合，則為一類；菩薩如是，以聖智慧，遊除塵勞，化令明哲合為一慧。譬如須彌北方天下，與諸親里不為放逸，在於樹下而自分別；菩薩如是，智慧之明見眾人根而為分別。

「文殊師利！吾身如今不畏欲塵，亦無所難。所以者何？我曉欲塵本悉淨故，又被菩薩大德之鎧，勇猛精進無所[怡-台+惡]難。譬如怯人求於救者，如此之類不為勇猛；開士大士亦復如是，離於欲者不為菩薩。譬如有人為賊所壞，不為猛將；開士如是，壞愛欲者不為菩薩。譬如人以清水明珠著濁河中，尋時即清，不為垢濁之所染污；菩薩如是，在於愛欲塵勞之中，不為瑕穢之所染污。」

爾時，上金光首嘆說此已，復問文殊師利：「何謂菩薩無有塵勞？」

答曰：「假使菩薩見於起意、若見滅意，不當謂之為菩薩也。譬如有限，覩總持者，不當謂之獲於無量。如是菩薩，若覩塵勞意有起、滅，非是菩薩無塵之謂。無塵欲者，不見有塵、不見結恨，無見不見、遠離想念乃謂無塵。設使行者其心意識而得自在，一切所有無泥洹想。所以者何？心無欲塵想念之緣，便得自恣也。於諸善、惡亦復如是，所行、無行，有為、無為，有形、無形，一切知之。生死塵勞有餘之垢，目察於色、耳聽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更、心法，若得定意志在澹泊，於愛欲塵則無垢穢，爾乃名曰無有放逸，號曰無業而無所習，斯之謂也。無塵勞者，離於有為及無為哉，乃無瘕疵。復次，大姊！假使菩薩身無塵勞，則能度脫他人欲

垢，如來說此為無塵勞。救濟他人塵勞之欲，遵修菩薩乃為精進。」

女又問言：「何謂菩薩現在目前精進者乎？」文殊師利答曰：「觀於空無而不退轉，眾生邪見則興大哀。觀於無相而不退轉，眾生有相則以愍濟。觀於無願而不退轉，眾生貪願則以愍濟。觀無所行而不退轉，眾生著行則以愍濟。觀無所生而不退轉，眾生生死則以愍濟。觀無所起而不退轉，眾生起滅則以愍濟。觀聲聞乘獲聲聞果使不退轉；觀緣覺乘獲緣覺果使不退轉；觀菩薩乘則以愍哀一切群生，是為菩薩習平等、行精進之事。譬如丈夫行入巨海，超進極遠乃致眾寶。如是大姊！正諦觀察空無相願及無所行，不生不起聲聞之乘、緣覺之乘，令難進者至不退轉，乃離因緣。又如有人入大戰中，使難進者將護忿諍，令無所害致為難也。如是大姊！其諦觀察三脫門者，不失善權，其難亦爾。」

女復問言：「何謂菩薩為權方便？」

文殊師利答曰：「權方便者，知其時節不捨恐畏生死分部泥洹伴黨。權方便者，示恐懼門，謂生死門、泥洹之門、空無之門、所見之門、無相之門、無願之門、彼所想門、無所行門、精進本德遵行之門、無所出門、現世之門、無所立門、陰種諸入無所起門、無所滅門、典所行門、澹泊之門、開化眾生導示之門、法界之門、護正法門、聲聞之門、緣覺之門、說佛道門、度佛道門。若使菩薩見恐懼門者，於一切門而無所著，是則名曰善權方便。取要言之：貪欲門哉，離諸愛故；瞋怒門哉，離於結恨；愚癡門哉，離於不明；塵勞門哉，離於穢濁；諸趣門哉，無往來故，是為菩薩善權方便。至於一切愚夫行門，所學、無學、緣覺、菩薩、如來之門，其能曉了此諸門者，是則名為善權方便。」

爾時，世尊在靈鷲山遊泉水邊而以經行，賢者阿難侍從俱焉。於是世尊則以遙讚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師利！是為菩薩奉習平等現在目前善權方便精進之行，如仁所云等無差特也。」

於時，以此善哉之音，即得普告三千世界，其聲悉周六反震動，則無央數天、龍、鬼神、犍沓和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、人與非人、釋、梵、四王聞善哉音，皆受告勅，往詣佛所，稽首足下退住一面，各白佛言：「向者大聖為何所讚，乃告三千悉見蒙勅，大千世界六反震動？」

世尊答曰：「天子欲知，歎文殊師利有所勸化也。」

又問：「今者所遊？」

佛言：「於王舍城東門之下在中街路，為上金光首廣說經法談論所趣。天子！汝等往求法誼。」

時，天、龍、神、犍沓和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、人與非人、釋、梵、四王一切僉然，共詣文殊師利談所，自現半身而雨天花，悉皆周遍王舍大城。於彼世時，諸天見人，人見諸天，各自安隱無諍訟者。又王舍城無數千人，各取諸天所散之花，齎詣文殊師利。時，阿闍世王與四部兵、後宮婇女、大臣百官，從諸小王俱，共往詣文殊師利。又諸尊者及長者子、太子、群臣，見上金光首威儀耀赫諸根澹怕，破壞塵勞離於顛倒，殊妙之德而自莊嚴，見已如是，不復興發貪欲之想。

爾時，文殊師利告上金光首：「今者眾人普來集會，以何等故無復染著？前所欲塵今為安在？」

女白文殊師利：「一切眾生塵勞之欲，則建立志慧脫本際，住於法界無本之處。無本如此而無差特，無生、無滅亦無所處。又彼塵欲則為本淨，分別平等。」

又問女曰：「何謂塵欲而為本淨？」

答曰：「無想不想、無應不應，以此塵欲則為本淨；塵從順行而無所起，則為本淨。當知塵欲因客遊來，曉了空慧與道同居，無相之慧、無願之慧、本淨之明而俱同居，察此一切悉無所有。譬如蛇虺含毒害人，若有人來而齎良藥能消恚毒。蛇這見藥，毒即滅除；男女大小知毒歇盡，悉共戲弄著械膝上，無所傷害亦不螫人。如是人者，本未曾聞法律之時，念於不順所見顛倒，處於塵欲為之所燒，己身貪欲自著顏色。已能觀了色如聚沫，則知身法猶如幻化，分別戲樂若如於夢。已解愛欲若如水泡，命如朝露，萬物無常。曉了諸陰皆同惱患，知身不淨，悉為空無。觀一切法皆無吾我，正諦思惟本末悉虛，不毀他人、不自稱譽，亦不自縛、不縛他餘。今我從仁聞所說法，尋即信樂便得解脫，是故眼視無所染著。所以者何？省仁之說，應其所作而處塵勞，如是計塵亦無欲垢，誰能見者？」

爾時，上金光首白文殊師利：「一切大會諸天、人民將無恐懼，唯為分別如應說法，令諸天、人曉了塵欲本悉清淨，愍哀一切，使發無上正真道意。」

文殊師利答曰：「欲塵本淨，信樂者希。所以者何？用不覺故。覺塵清淨則成道矣。譬如無生之火不能燒人。如是當知：無想之念，不行吾我也；如所興火還自燒己。如是當知：思想之念、塵勞貪欲造生死身；如木生火其焰遂盛。如是當知：邪見顛倒興起塵勞，三界然熾；如火滅後無復焰光。如是當知：倒見已止塵則不起，即於三界不興勞垢；如百千歲火滅不然，人不疑恐畏於冷灰。如是當知：雖若干劫習欲塵穢，已解觀之無所積聚；如火滅盡不可施用，慧明澹怕塵勞不興。如身中火，溫熱雖盛則無所燒。如是計之：其心本淨顯耀之明，客塵欲起，終不染污心之源際也。」

於是文殊師利復問其女：「又當云何觀于色身？」
答曰：「猶如水中之月影也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觀五陰體？」
答曰：「猶如無化如來之化也。」
又問：「諸種當云何觀？」
答曰：「猶如水、火二界也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觀諸入事乎？」
答曰：「猶如無施因緣罪福所行也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觀此諸會？」
答曰：「而悉照曜會者心性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還觀爾身？」
答曰：「猶如吾之父母，平等定者而無有二也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以觀吾身？」
答曰：「猶如生盲不見諸色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曾聽此法乎？」
答曰：「已聞是法，如幻師化化人所聽也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汝豈為發無上正真道乎？」
答曰：「吾則是道，無所志求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為奉行於施度無極乎？」
答曰：「修一切度，捨諸塵勞也。」
又問：「為具足戒度無極乎？」
答曰：「所具足者周滿如空也。」
又問：「為奉行於忍辱乎？」
答曰：「所可遵修一切諸法無起、無生。」
又問：「為慇懃精進行乎？」
答曰：「修行諸法無所至湊也。」
又問：「以為建立寂度無極乎？」
答曰：「建於法界，住無所住也。」
又問：「為已具足智度無極乎？」
答曰：「志無憍慢，心不自大也。」
又問：「為行慈乎？」
答曰：「以為曉了一切眾生悉無所有。」
又問：「當於何求大哀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當於眾生塵勞中求。所以者何？大哀菩薩欲得制御眾生塵勞，則發無上正真道意也。」
又問：「行喜菩薩當復何求？」
答曰：「己心真實、志性清淨、化諸憂慼是菩薩喜也。」
又問：「菩薩行護，云何具足乎？」

答曰：「眾生所諍變鬪之事，具足化之使至安和。」又問：「何謂為諍？」
答曰：「蠲除無實虛偽塵勞，志建佛道者也。」
又問：「與誰共諍？」
答曰：「與外眾邪異學，心不同者也。」
又問：「眾邪異學，為何所是？」
答曰：「見他所興，不能忍辱而自隨者也。」
又問：「菩薩忍辱何所志趣？」
答曰：「開化一切眾生之故也。所以者何？若不開導，何謂忍辱化眾生者？無瞋結恨亦不憂慼，則為忍辱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危害？」
答曰：「積累德本為憂惱事，是為危害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無害乎？」
答曰：「諸界不憂，則為守仁，此謂無害也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菩薩選擇戰鬪？」
答曰：「選擇諸法，無所獲故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菩薩降伏眾魔？」
答曰：「無所著故，不滅塵勞。所以者何？菩薩降伏五陰，不與塵俱，以此勝魔。菩薩降塵，不污本淨，究竟本末曉了諸法，開化眾生除老死患。告諸天子：文殊師利菩薩者，則為已離一切之智、諸通、慧想也。」
又問女言：「云何菩薩開化眾生？」
答曰：「專秉善權，修行智慧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菩薩建立群生？」
答曰：「建立己心之慧，聖達菩薩乃能開化一切群生。」
又問：「今女說法，此之眾會悉善聽受也。」
答曰：「此不為善聽受者也。所以者何？有彼、我想，而反勸耳，立於識故也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聞法為善聽者？」
答曰：「設能信己如夢，其說經法如幻師化，了聽假音，不著其聲、不造解脫，有二事者，是乃名為善聽受法也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聽承法理？」
答曰：「文殊師利歸命法者也。」
爾時，上金光首承文殊師利童真建立威神，亦已本德所修智慧，於眾會中如應說法。萬二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五百天子，宿殖德本志菩薩乘者，得不起法忍。三萬二千天與人，遠塵離垢諸法，得法眼淨。

女說法已，心懷欣豫，則自逮得柔順法忍，即便投身文殊師利足下自歸：「唯願至聖，聽我之身得為沙門，加哀濟脫不順之念，眾人所行皆非賢觀也。」
時，文殊師利言：「菩薩不以除已髮者為是出家也。所以者何？其能斷滅眾生欲塵，使修精進，乃是菩薩之出家矣。菩薩不以自被袈裟為是出家也；袈裟名者，晉曰去穢，當去眾生婬、怒、癡垢，令無瑕玼、常行精進，乃是菩薩之出家矣。菩薩不以自奉禁戒為是出家；謂化眾生令守謹慎，乃是菩薩之出家矣。菩薩不以自處閑居為是出家也；假使五趣隨諸群類，悉能建之立慧閑居，乃是菩薩之出家矣。菩薩不以顏貌形容、威儀禮節為是出家也；化諸黎庶，勸立慈哀，乃是菩薩之出家矣。菩薩不以興已功德為是出家也；勸顯滋茂一切眾生殖德本者，乃是菩薩之出家矣。菩薩不以濟已志於滅度為是出家也；解脫一切眾生心性，令致滅度，乃是菩薩之出家矣。菩薩不以除已塵勞，為是出家也；滅去一切眾生塵勞，乃是菩薩之出家矣。菩薩不以偏護已身、獨守其心為是出家也；將護一切群萌心志，乃是菩薩之出家矣。菩薩不以自脫已者為是出家也；度脫一切群萌往反，乃是菩薩之出家矣。菩薩不以濟已生死之患為是出家也；度脫一切生死之患，乃是菩薩之出家矣。菩薩不以志樂泥洹為是出家也；具足一切諸佛之法，乃是菩薩之出家矣，加以大哀愍濟眾生，不見他短，不說其闕，讚敘彼人篤信之德，開示信行以施一切，此之謂也。其出家者依倚他人，為菩薩者無所依倚。」
女問文殊師利：「何謂出家依倚他人？」
則答女曰：「其出家者依倚禁戒，不以緣戒為出家也。女欲知之，志於禪定，意不放逸，出家依慧不隨惡友，遵修脫門是為出家。心未解脫，不為出家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菩薩不依他人？」
答曰：「不信異人，則為無倚，亦不消息察他顏色：有何智慧從其受明？彼等之人有何異德？當從獲致諸通大慧；亦於已身無所悕求。此則名曰不倚他人。」
文殊師利說此出家品時，五百菩薩各脫身衣珍寶、瓔珞，悉共奉上文殊師利，皆說此言：「聞尊所論出家善教，吾等亦當從此正義，尋如是行，具足出家。」
於是文殊師利謂上金光首：「若當還復上駟馬車，與畏間長者子俱，為開化說此，則是汝出家之行也。」
時，大眾人各心念言：「豈離欲者與有欲人而俱處乎？」
女尋則知眾人心念，便答大眾為分別說：「離欲菩薩與有欲人眾生之類而俱出生，欲以開化令清白故。諸人欲知，菩薩離於瞋恚、愚癡，便與瞋恚、愚癡群黎而俱遊生，欲以開化施慈與明。設使菩薩

已離塵勞，便與貪欲群萌俱生，開化一切遊逸之類。喻如人者，母子共處無所染污；菩薩如是，常與一切眾生俱會，無所染污。譬鼓琴人及神呪師，雖習所欲，則無有欲；菩薩如是，處於三界想念之中，如神呪術無所染著。」

於時，上金光首逮得時節獲致法誼，至於光明離諸窈冥，覩見塵勞開示真諦，則前稽首文殊師利足下，繞之三匝還復上車，則說頌曰：

「本性為清淨，　貪欲不能污，
則無有瞋恚，　常遵修慈心，
亦不有愚冥，　起智慧光明，
至德以如是，　然後乃上車。
前隨畏間子，　而習為放逸，
吾本貪欲意，　今者為所湊。
諸恐畏難者，　財利之貪欲，
上車以離此，　故舉聲歌頌。
譬如純厚陰，　降雨潤於地，
則蔽日宮殿，　使人眼不見。
其耀不為冥，　亦無奪明者，
客雲之所為，　令光不顯現。
愚者心本淨，　客塵亦如是，
由想不覺了，　覆蔽智慧光。
計彼明達者，　不為有處所，
已蠲除塵勞，　則號為智慧。
智慧不憍慢，　心淨無損減，
推之無從來，　去亦無所到。
從念不順正，　則有塵勞欲，
已應如法念，　便趣無所至。
名無有處所，　而無有受者，
則亦無所生，　亦無有滅者；
不施無所斷，　亦不依他人，
快哉此正法，　微妙甚清淨。
譬如油然燈，　照入諸窈冥，
計彼闇昧者，　不知所歸趣。
智慧亦如是，　滅除眾愚冥，
不覩塵勞處，　順念成所來。
猶如有良醫，　療治於眾病，
不令身增減，　亦無所忘失。

病則是遊客，　其疾已滅除，
亦無有異習，　不知疹去處。
溥首亦如是，　上軟之音聲，
覩眾生厄疾，　若干以療治；
除垢令清淨，　趣之智慧門，
有所造變者，　非法不為論。
今此五陰者，　及與諸種大，
衰入已顯現，　本無有差特。
是輩這前時，　有毒瞋恚俱，
今則無傷害，　亦無若干變。」

於是上金光首，在於車上與長者子畏間俱，如是比像詣於清淨遊觀之園。文殊師利而說經典，一切眾會歡喜踊躍，其心開解亘然明達，咸悉言曰：「當共俱往，奉詣如來聽所說法，捨遊觀處，至佛精舍。」
爾時，上金光首與長者子畏間俱，在遊觀園散花燒香，莊嚴寶蓋辦飲食饌，作倡妓樂而相娛樂，雜和擣香以自芬薰。於時彼女，觀長者子及來會人意以滿足，神通之力自化其身，應時終亡。顏色變惡猶如死人，眼耳鼻口膿血流出，身體[病-丙+逢]爛不可復視，口中臭氣涔涔腥穢，一切毛孔惡露皆出，其腹潰壞，腸胃、肝、肺、脾、腎五臟，屎尿、髓腦悉為流溢，青蠅飛集周匝共食。
時，長者子見此女身變狀如是，怖懅不安，欲求自歸，濟脫是患：「今遭難難，無極之恐。當從何所，免大憂煩？」各懷二難。「凡夫之士見眾瑕穢，己之罪咎，將無帝王阿闍世知，危害我命？」一切眷屬及諸會人，悉共驚怖，志懷戰慄，各各誼言：「當於何求天、龍、鬼神，若犍沓和、沙門、梵志救脫大厄？其長者子德本不純，已聞文殊師利說經，當所施行而不曉了。」
於時，文殊師利童真威神所立，令園樹木自然聲出，讚說頌曰：

「如今年少見，　諸法自然數，
三界虛無實，　如幻師現化。
愚戇所迷惑，　朽肉之塗覆，
思想彼虛偽，　愚者生染污。
譬之如畫瓶，　中滿盛不淨，
而人不分別，　戴著頭上行。
已知中所有，　破壞則悉現，
不淨自流出，　無奇乃迸走。
無智亦如是，　志染著女色，

覩見像顏貌，　思想以自污。
年少今當觀，　開化自然身，
明者豈著此，　瑕穢之臭惡？
年少莫恐懼，　無得畏虛偽，
仁者前所集，　諸法自然爾。
世尊之興出，　施恐使無畏，
號謂釋師子，　講說上妙法。
愛欲非常久，　猶如電忽現，
雖覩無有實，　慧者無所著。
譬如流河水，　欲取上聚沫，
彼無有作者，　亦不成報應。
名色亦如是，　而無有造作，
因有罪福緣，　便生報應果。
少童今自見，　顏貌為所湊，
不淨何從來？　令人懷恐懼。
此法無處所，　去亦無方面，
無往亦無來，　自然而化現。
彼無有作者，　亦復無受者，
造法無所受，　如幻無有形。
放逸於他身，　年幼因生畏，
當自觀己體，　亦是其比類。
猶如夢中戲，　歡喜而踊躍，
一切諸所樂，　如夢已便覺。
年少便可往，　詣於釋師子，
世尊大聖人，　挽拔恐懼根。
計於父母者，　親屬及知友，
不能為仁者，　蠲除此患難。
唯有諸世尊，　能加施無畏，
當至歸命佛，　及法與聖眾。
諸天、犍沓和、　人民悉稽首，
則離一切難，　便獲大利安。」

爾時，長者子聞斯頌已，歡喜踊躍善意生矣，則以衣裓盛女死屍，棄叢樹間而捨之去。
於是世尊欲以開化彼長者子，從身放光，其明普照摩竭國界。爾時，年少遙見如來與比丘眾圍遶說法，如日出時，道路自然現若干變微妙巍巍，寶為欄楯而散眾花。

其天帝釋則在前立，宣歎之曰：「年少善利為獲福慶，乃能發心而懷歡豫。欲見如來具足佛身，如是比類歸誠諦路。欲覩如來之光顏乎，故發行也。」時，彼年少聞此勸讚，即與天帝俱詣佛所。
帝釋復以大意之花用與年少，言：「取此花散如來上。」則便取花供散世尊，稽首佛足右繞三匝，前住白言：「今自歸佛及法聖眾，以是德本勸助無上正真之道。唯然，大聖！有放逸女上金光首，國王所識，郡縣、州城尊者見知，實與戲樂詣遊觀園。則於今日，顏貌變惡即時壽終。捨諸一切宗室眷屬，發大恐懼，將無國王推理問之？」
佛言：「且止！爾以貪欲而懷恐懼，吾當施汝至無畏難。歸命佛者不當復懼，所由致恐，當斷其根。」
又問：「恐懼何因致之？」
世尊答曰：「因婬、怒、癡而致恐懼。用是我身憍高自大，而覩顛倒與恩愛會，計于吾我，倚於所有，眩愛慳貪招致鬪諍。自見其身為縛著故，無常常想、苦為樂想、無身身想、空見實想，受於五陰以為業故。觀四種大，求諸衰入悉處所故。不察身瑕，樂壽命故。以是致恐，當蠲此意也。汝見彼女身壞爛乎？」
對曰：「已見。」
佛言：「年少！一切諸法皆當別離，為勤苦患，無有常者。愚癡貪之亦不久固，如是成就便復散壞。罪福報應多危少安，色如幻化亦復如夢；如野馬現，渴者為惑；色猶如影，行照忽過，譬之鏡像，因緣所合，罪福報應，便復滅沒。若水中月，因成尋敗，如響無言，緣對致之。行若陰影，須臾便消，猶如捲手屈即舒散，悉以本淨自恣而興。譬若如風不可護持，虛偽無實亦無所著，惷惚為虛，因意造名而共相成。一切諸法如是無主，則當於彼莫樂貪著也。於年少意所趣云何？貪欲之習思想所湊。」
白世尊曰：「愚人凡夫，思想端正淨妙姿顏，便起貪欲；於賢聖律法教經誼，觀之瑕穢，無所貪羨。若不思惟正諦真實，則習貪欲追逐放逸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！如年少言，貪欲之習志性若此。當棄邪想心思如順，遵修其業莫復為也。已離我見，觀彼平等。」
又問：「世尊！何謂菩薩心思諸法，常如應順？」
佛言：「年少！若能思惟分別貪欲、瞋怒、愚癡及諸塵勞本悉清淨，是則菩薩求佛道也。譬如年少，有形之物為婬、怒、癡，菩薩如是曉了一切分別諸法，自在所遊。其三毒者，則無有本亦無所住，如無主屋，其屋內外澹泊虛空。以離吾我——我、人、壽、命——便應無相，所著念者便蠲除矣。以去所著，即為無願。志所喜

樂、恩愛悉除，無有諸行亦無所造，婬、怒、癡性本皆清淨。菩薩如是，能悉曉了一切諸法而得自在。

「假使菩薩習如應順遵修法者，諸所發意則為道矣。所以者何？設了己心，則了如心。覺了分別解一切法，則無有色亦無有影，則無教令，自然如幻。其於內外而相依倚，亦為道矣。為菩薩者無有異道，當所施行自曉了心。所以者何？若能曉了覺己心者，則能解知一切眾生心之所存。己心寂寞，眾生之心則為澹泊。己心本淨，眾生之心亦復清淨。己心鮮潔，眾生之心亦復鮮潔。己心離欲，眾生之心則亦離欲。己心無怒，眾生之心則無恚恨。己心無癡，眾生之心則明無癡。己心無塵，眾生之心則無勞穢。若有曉了如此事者，是為覺知諸通之慧、一切智矣。如是應順遵修行者，為菩薩也。近於本淨，則知一切眾生心念。假使復為有所好樂，客想塵勞依心為垢，則不當厭修行法觀。設使有人曉了是者，客塵勞想則無塵勞。」

佛說是已，應時長者子畏間逮得柔順法忍。上金光首見長者子以蒙開化，順從律教，則與五百玉女眷屬，鼓天琴瑟而作伎樂，往詣佛所稽首足下，右繞三匝退住佛前。

爾時，文殊師利謂畏間長者子：「為識此姊不？」答曰：「已知之矣。」

又問：「云何知乎？」

於是畏間長者子報文殊師利而說頌曰：

「色者如聚沫，　痛痒泡起頃，
了想如野馬，　吾曉知如是。
行虛猶芭蕉，　識者譬如幻，
名號假客來，　吾曉知如是。
身駢無可貪，　等如草牆壁，
其心不可見，　吾曉知如是。
彼無吾我人、　無壽無有命，
諸種合為身，　吾曉知如是。
無有此婬怒，　愚癡則無處，
清淨無塵勞，　吾曉知如是。
愚者作迷惑，　逆念為顛倒，
明達無所染，　吾曉知如是。
猶如叢樹間，　女身之臭穢，
彼色為自然，　吾曉知如是。
本無當來生，　終沒與現在，
興起無所有，　吾曉知如是。

軟首當聽之，　誠諦解脫者，
則免濟瑕穢，　乃為頗進退。
不始亦不終，　而現於生死，
開化立眾生，　誰不發道意？
如吾貪婬恚，　不正諸塵勞，
一切法無本，　善哉經之要。」

於是世尊應時而笑，口中則出五色之光，照於無量諸佛國土，還繞三匝從頂上入。賢者阿難即從座起，更整衣服，右膝著地叉手白佛：「何因緣笑？諸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未曾虛笑，必當有意。」
佛言：「阿難！汝為豈見上金光首乎？」
對曰：「已見。天中天！」
佛告阿難：「文殊師利乃往古世勸化此女使發道意，今於其所而還聞法，尋則獲致柔順法忍。汝復見此長者子不？」
對曰：「唯然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吾本前世而勸化之使發道意，今復從佛而還聞法，尋即便致柔順法忍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上金光首過九十二百千劫已當得作佛，號寶光明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。世界曰寶蓋，劫名寶成。爾時，國中飲食、衣服、所居屋宅，猶如第二忉利天上。其佛國土無復異寶而出生者，則以菩薩為珍寶矣。又彼如來壽命無量。得佛道已，其時畏間長者之子，當為菩薩，名德光曜，奉持世尊所演法教。其寶光明如來未滅度時，授德光耀菩薩之決，乃般泥洹：『是德光曜菩薩開士，吾去之後當得作佛，號曰持焰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。其佛國土等無差特。』」
尋適授此族姓子決，應時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，其大光明普照世間。於是具足授諸決時，則八千人因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賢者阿難前白佛言：「唯然，大聖！斯經典者名為何等？云何奉持？」
世尊告曰：「名為『大淨法門品文殊師利勸助戲變』，又名『上金光首本之化』。應當奉持之，宣示一切。」
佛說如是。賢者阿難，年少男子及與女人，文殊師利童真，諸天、龍、神、阿須倫，聞經莫不歡喜。
佛說大淨法門經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